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第十五回 天降之殃竟夜波濤聽澎湃 女兮何恃一宵情話自纏綿

風聲一過，電光三閃，平地起個霹靂，屋簷四角，頓時無數的瀑布，懸空下瀉，地溝中宣泄不及，一霎時盤滿庭心，漸漸衝進房門。樓下寓客的牀榻，在水中央，都不能安眠穩臥，這還是件小事。聽風聲越吹越緊，雨聲越下越大，水勢便不知何時始退。又有人記起今日正是大潮的汐期，趁著風威雨勢，外江內溝，自然同時暴漲。萬一繼長增高，滿房的箱籠雜物，不免都要打潮。只聽一片聲嚷著茶房，亂哄哄都望樓上搬來。懷祖夫婦未就寢，揭簾出房，看建威負手立在欄杆邊，挨上問道：「兄也沒睡麼？」建威繃眉道：「今夜風狂雨驟，江中海中，不知要壞幾許船隻，要傷幾許生命，思之心悸，如何睡呢？」張氏指道：「那邊堆滿了物件，那邊站滿了男男女女，只這棧房，一夜中挨挨擠擠情景，已是可憐哩。」懷祖道：「英界地形低似法界，各處貨棧此時想都積水，若不速晴速退，貨物必致霉變。」建威道：「可不是哩。但聽這風聲雨聲，夜中決不得停。」

張氏道：「鍾上針指寅初，再隔一時，也可天明了。」建威道：「夜色已深，我們雖不安睡，靜坐片時，養一養神，方不致過於疲倦。」懷祖道：「好。」便同張氏回房。

建威絕早冒雨踹水，孑身出門，午後來尋懷祖，已不在棧，一抹地走轉，直到跑馬場，才見夫婦兩人，同坐一部亨斯美，觀海不足，來看這一窪淺水。

建威叫道：「懷祖兄！你真會自尋快樂呢。」懷祖回頭，見他渾身拖泥帶水，笑問道：「兄如何這等狼狽？」建威道：

「話長哩，停會細說罷。」各轉馬頭，踐著細石，一步步顛將回去。建威更衣易履，又洗過臉，吃了幾杯熱茶，才告懷祖道：

「早上出門時，安步當車，先過洋涇橋，直出法馬路，看中間稀泥滑達達，稍有點水痕。望東到外灘，又從外灘進英馬路，高高低低，一尺二尺不等，竟無一處無水。才僱車到虹口新聞，四處相望一遭，順便去看幾人。談起此番大水，尚是六十年來第二回發現。沿海沙地田廬人畜，漂沒的不知其數。江中大小船舶，斷鏈走錨，撞沉碰翻，也傷了好些人，岸上堆棧，受潮各貨，約計要值一千三四百萬兩。現雖有人創議疏通，然學界中堅持不用不買，極力鼓扇，與商界為難。將來因潮漸霉，因霉漸毀，商人血本，豈非盡付東流？定貨一到，無銀應付，後患殆不可測。」

「又取一張日報，指著參議所復部中的信道：君試想已到未到，合計如許巨資，本不應令其懸擱。目前天災流行，義賑諸君方籌銀籌米，贍恤被難的窮民，然不從商家著想，何處籌巨款？商家若自顧不暇，又安有餘力，可以舍己耘人？故無天災，已亟需謀疏通，才能保守商場，有天災，尤亟需謀疏通，才能兼顧災民。君自海外來，與商界學界都不容心，能為魯仲連替兩面解紛排難麼？」

「弟謂其人道：拒約領袖主改良，爭約學會主廢約，與鄙人所持之宗旨皆不相合，不相合即難相入，如何能為調人？且商家現存之貨，照參議所查，通年約銷數，西八月以後，應再存六七百萬兩。目前計價，乃至千萬以外，豈非一半之貨，已應歸入下年。雖說預為儲備，以防市情之漲落，也不應於上年前四月間，存至強半有餘。昧良取巧，乃至於此！這次風潮，正由人力不以施，假手於天，以為儆戒。鄙人如何肯為調人？」

其人聞言，忸怩不能答，施又強辯道：君毋信學界之謾言，二三商人猶無能聯為一體，全中國的用戶保等散漫，真能萬眾一心麼？說時容易，做時恐就艱難了。弟佛然怒道：君亦中國人，乃敢薄視中國人，是何可忍？且試問現在美貨，商會中不定有疏通之法麼？究竟賣者幾家，買者日有幾人，兩相比較，便可知此番團體之堅不堅，人心之死不死，何用輕唇舌，好為非薄？」

「其人忽又裝出惶恐的樣子，吞吞吐吐說道：正為買者日少，商力恐不能支，才想求學界中人暫斂言論啊！弟歎謂之道：

「言論為人之自由權，或止或發，憑乎一心。畏人而不言，與哀人而不言，為情雖異，喪權則一。學界中辨之必明，必不致輕為動搖。君輩果情不能已，鄙人卻有兩法，任君輩所擇。其人喜問道：肯代謀疏通麼？願聞其詳。」

懷祖愕然，便欲詰問，張氏止之道：「且聽建威說明了再辨不遲。」

建威道：「懷祖兄勿憂，誠行弟之兩法，於抵制有百利而無一害，無奈已成空言。弟初謂其人道：美之貨不盡銷於中國，歐洲日本何地非其市場？君輩暗中運動日本歐洲之商人，以現定美貨，略減原價數釐，請其轉售，即以買貨之資，還而如價買彼之貨，一出一入，彼已有利可圖，君輩雖薄有所耗，然將來貨擱不銷，棧租拆息虧數諒不能小，何如急謀脫手，內保成本，外又不開罪於社會之為得策呢？」

「其人道：日本歐洲所銷的美貨，年年亦有定額，不能無故驟增，彼之商人如何肯認售呢？弟道：合一則多，分為數國，則所增正自有限。君輩尚可與之約明，請其電告本國，此處多定，即於彼處少定，若再為難，料想三數年中，我中國之實業未必興起，君輩又何妨許以後來銷貨之利益？彼之商人知我所求者只一年之事，彼之所利者將兩年三年而不止，未必不能許我。」

「其人搖頭道：許我猶可，因此開罪於強國，要非日本歐洲商人所樂為，君此法不可從，願聞其次。弟道：策非始甚不利於君輩，其終則大利為君輩獨享，但恐君輩始終不我從。」

懷祖道：「兄究竟如何設策？怎麼不利於先，能有利於後呢？」

建威道：「弟勸其人邀集商界學界兩類人會議，設一大公司，公舉數人總理，凡上海美貨，不論已到未到，均令減成買入，由公司逐件蓋用硬印，匯總批發。」懷祖道：「且慢，六七千萬之本銀，兄將何處籌措呢？」建威道：「各號賣與公司，現貨少，定單多，公司與各號，亦不用現銀，而用股份票。譬如定單值銀一千萬兩，公司即出九百作一千之股票，交各號收執，貨到時仍令備銀出棧。如此於商人豈非甚有所不利麼？卻是每千一百之虛數，公司必從賣價收回，即以之制物植產，另再計數填票，分給各號，從此各號又為新廠地之主人。將出產日多，銷路日拓，所有餘利，不歸主歸於何人？歸主則不歸各號又歸何人？豈非可以獨享大利麼？」

懷祖道：「兄所談總不離疏通，豈至今尚為商人顧慮麼？」

建威道：「有限制的疏通，與無限制的疏通，自有分別。且能借此以興實業，於持久之策，不為無裨。無奈其人以為後來之利，總屬渺茫，目前每千先受百兩之實耗，此策又斷不可從。」

弟因不復多談，辭赴酒肆，自斟自飲了半天。又到茶樓品茗，忽在新聞紙上，見有一件奇事，兄可知這事如何起因？原來禁演說，阻抵制的告示，是燕雲節度主謀，惱動一位大俠，前往行刺，誤入文案房，為人所捕。」

懷祖擊掌道：「這人胸襟膽量真也不小，可惜一擊不中，先要把一顆好頭顱輕輕斷送了！」建威道：「弟初亦作如是想，及看下文，那知刺者出奇，被刺者更出奇，竟自開門解放。」

懷祖直從椅上站起來道：「燕雲節度本負盛名，即從這事揣想，其度量也非常人所及，如何一時糊塗，又與全體反對？真令人無從索解。」

張氏道：「戟門深阻，宿收森嚴，行刺非其所懼。若然取怨外人，責言日至，頭上猩紅孔翠，便怕不能安穩。今之節度，誰無此心？只看那年立約互保之疆臣，表面上說為民命，願其本心，也只為功名而起，有什麼難解呢？」

建威道：「俄之尼古喇士，不斃於虛無黨的炸藥麼？刺客之可畏，不自今始。坦然釋放，怎能不服其度量呢？」張氏道：

「蘇菲亞之類，中國今無其人。若說一刀一槍，即我輩尚不知畏，況彼身為節度，左右居處，在在有人防護麼？」建威方始無言。

茶房送進一封信來，拆開看時，是會長因事來邀，張氏匆匆坐車而去，至晚方歸。第二日下午開會，張氏直到散場，回告懷祖

道：「會長已彰我議，將下手方法透澈宣明，會友都已贊成，願任運動。」懷祖道：「單任運動麼？也有幾人能釀賞營業否？」張氏道：「只得十數人。此外，當學生的尚權力，當教習的類都孤寒，自然只能運動別人，不能反求諸己。全會三百餘人，不望盡數，有一半得手，便可創立規模了。」建威聽說，也是歡喜。問張氏道：「約在幾日，可得會友的報告？」

張氏道：「想應陸續而來，不能拘定日子。」建威道：「此會倘有成議，我願以家財一半附屬其中。」懷祖道：「弟有時雖不能專主，然必盡力以助其成。」

如是連守五日，建威天天只催張氏去探消息，不想絕無影響。那天晚上，建威覺得枯坐無聊，約懷祖同到劇場聽戲，未及兩出，又覺厭煩，懷祖無奈，陪著回寓。聽房內有人說話，正是會長聲音，建威不知不覺，竟自止步。

只聽會長道：「運動的無成功，還是在人意中，自允釀賞者，不日便已反覆，真正出人意外。」建威愕然，悄悄問懷祖道：「兄聽清楚麼？可奇不奇？」懷祖略略點頭。又聽會長道：

「妹當時有些氣憤，詰問諸友，要令講明緣故，咳！等諸友一說，卻也真難相怪了。」

其時張氏側耳諦聽，門外建威、懷祖也自屏氣息聲的靜守。

會長連著說道：「諸友言，雖有此私蓄，然都存之夫婿，有的又須請命姑嫜，不能自由自主。初時應允者，為屬固有之財，並非取之公中，自不致橫相阻撓。誰知歸謀之室，不以為創舉之事，男子尚受人侮，每每無以善後，便以為經商服賈，非女子所應為，必致招人嘲笑。眾口相合，一人便覺勢孤，不能相敵。尚有數友，已與家人同化，索性不來回復了。」建威聽到這裡，氣得雙手如冰。又聽張氏道：「我姊妹生在中國，享不到絲毫權利，一舉一動，都要受人監視，聽人束縛，妹早料有一著，也不怪幾位會友食言的不是。但擔任運動的姊妹究竟如何回復呢？」

會長道：「姊姊還待問哩。內受家庭的唾罵，外受親族的譏諷，無一人不來揮淚訴冤，倒使妹幾乎置身無地。」懷祖悄向建威道：「兄聽清楚麼？照這樣說，中國女子的苦情，正如蠶繭，一層深一層，豈不可憐麼？」建威道：「兄且低聲，會長還沒講完哩。」

只聽說道：「那些唾罵的，無不過說女孩兒家，只應謹守閨門，不該為讀幾句書，認幾個字，便也學著洋派，預聞外事。

那些譏諷的，不過說中國以前借著開礦造廠立公司的名色，到處騙錢，卻還只得幾個男人，如今翻新出奇，女娘們也和和在裡間混鬧，還成什麼世界？姊姊請想，有這兩種議論，諸姊妹雖有梨花之舌，也不能輕下一辭。運動兩個字，只索付之夢想。」

張氏道：「從此看來，當時提倡廢例的一層，諸姊妹之在家中，怕也受些鬱氣了。」會長道：「這卻不曾，來妹處報告的，人人都有喜色，那天會中，妹才敢表明全會贊成的這句話。」

如今推想，怕其家人並非出自真心，不過覺得無關得失，便隨聲附和，等到要他挑上一副擔兒，頓時本相皆露。這是中國人通病，姊姊可不必因後疑前呵！」張氏歎道：「男子不肯擔責任，女子肯擔，偏又力與心違，大勢將不可問了。」